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七

善道

善行

唐堯居帝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樸桷不斷
素題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案
盛不穀穀許委切糲米一石春為八斗曰穀藜藿之羹飯於土
簋飫於土鋤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
奇恠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

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不以私曲之故害稼穡之時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贊之曰禹吾無間然矣。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

不起墳。終其身節儉之德如一焉。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孝文識終始之義。孝景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敞有懼。

心。

晉武帝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

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外奉禁。莫不節儉。

後魏高祖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逮六鎮戍士。各有差。武帝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

珍麗不食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蕪綵。
南齊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
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裘履。每
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後周武帝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
殿華綺者皆撤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櫺栢。
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
不過十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

隋文帝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

壽之間。大夫不衣綾綺。而無金銀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鐵骨角而已。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漢文。而所費過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于三。竟不許。

肅宗耕籍田。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曰。田器

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德宗即位。詔罷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陝緡觀察使李泌奏。緡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德。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禁。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相議政。深惡侈靡。每下詔勅。常以敦本崇儉為先。庶有上行下效。

之漸。元夕於咸泰殿觀燈。三宮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方以節儉先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滌待罪。詔奪兩月賜錢。

宣宗性尚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垂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

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昶
寶裝溺器。捲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
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皇女嘗以鋪
翠襦入宮。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
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遂禁止
之。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玉
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古稱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除乘輿供帳。存於禮

文者如舊。自今宮禁中外進奉物。勿以銷金文繡為飾。又詔皇親臣庶第宅飾以五采。及用羅製幡勝繒帛為假花者。並禁之。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飾。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寶元二年六月。詔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槩行裁減。○至和二年春。帝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安。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菴盞。進藥。御榻。

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詔焚交趾所貢翠羽于通衢。仍禁宮人服用銷金翠羽。

寧宗嘉泰元年。以風俗侈靡。命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翠羽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

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

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時諸王拔都遣脫必察至行在，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以充今後歲賜之數。

世祖時，回回字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調貧者。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尔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八年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

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

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淳信

列國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大夫曹劌手劒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

之田。管子顧桓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

三作言卷一
之盟。溫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

悼公再駕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載書有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既盟而鄭背之。以從楚。悼公復以諸侯之師伐鄭。觀兵於東門。鄭子展出盟。悼公於是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至誠待鄭。鄭遂使良霄告絕于楚。不敢叛。晉二十四年。

漢光武初朱鮪據洛陽光武遣岑彭說之降鮪
曰大司徒續被害時鮪預其謀又諫更始無
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
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
况誅罰乎河水在斯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
鮪從城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乃面縛與彭俱詣
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拜為平狄將軍封
扶溝侯

唐太宗時或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朕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豈可為此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止之兆。不過三年。帝然之。群臣多勸乘間擊突厥。帝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畔。六畜無餘。朕終

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宋太祖乾德初。吳越王錢俶來朝。帝待之甚厚。晉王及中外臣僚表請留俶。帝曰。俶職貢無缺。今又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也。俶辭歸國。賜與金帛名馬。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束付俶曰。候至國開之。俶開封。乃群臣請留五十餘封。俶大驚。上表稱謝。仁宗時。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納之。以詰契丹陰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

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
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
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帝從其言。
遂還三嘏。

國朝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
送至海寇若干人。法當棄市。

太宗皇帝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
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令戍邊。

剛明

漢高帝六年冬十二月。剖符封功臣。酈侯蕭何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小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
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
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由是羣臣皆莫敢言。

武帝聰明能斷。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
主。子昭平君。高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卒。昭

平君曰。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嘗請考功。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昭帝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

左將軍上官桀及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

都試也
肄習也

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

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光聞止畫室中不入。

帝曰。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詔召光。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屬近也

調校尉以

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

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其後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章帝時，皇后兄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事覺，帝大怒，切責憲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終不授以重任。

隋文帝命高潁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潁遜位優詔不許是後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潁於帝帝怒皆被誅黜突厥犯塞以潁為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潁欲反帝不答潁破賊而還

唐太宗為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

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剽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

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帝嗣位。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領選。與房玄齡共筦朝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材可與治天下。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遂斥嶺表。○帝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

性非厚亦精勵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

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容不盡已意。○帝在禁中。嘗止樹下。愛之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憲宗時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二柄不可

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帝顧絳曰。何如。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等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

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令珪博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為贊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太宗命姚坦為益王翊善。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王不納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少。必爾輩為之謀耳。因杖之數十。召坦慰之曰。卿居官。王宮能以正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帝語奏陳帝曰若遽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

英宗時王珪為翰林學士嘗撰先帝謚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議有密諧之者帝忽召至

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神宗時。利州路轉運判官鮮于侁上論時政。其意專指王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尚書右丞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

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

元仁宗時。左丞相合散嘗奏事。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

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帝問何為賀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

臣者宜悉歸之官。英宗問曰。所賜者為誰。完者不花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於是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闕葺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皇帝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闡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永樂四年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

交通者。宜執付法司罪之。

太宗皇帝問其實。對曰。以氈衫市之。而與之交。語甚久。特命釋之。錦衣衛官復言氈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議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氈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

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政
是至聰之下自不能欺○九年三月先是通
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
獄具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
并以其貨來首命法司問千戶與指揮有舊
乎對曰無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
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
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
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賫橐給言已與部

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偵。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贓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諭之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偵。終則隱情罔上。又汙鱗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陟充軍。○十五年八月。通政司言甌寧人進金丹及方書。諭之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

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
書亦與毀之毋令更欺人也

五倫書卷之七

五倫書卷之八

禮記

善得

禮樂

伏羲氏王天下。以上古男女無別。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作荒樂。歌扶徠。斲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脩

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黃帝初作冕。垂旒充纒。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衮冕衣裳之制。於是興焉。命伶倫造律。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竽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命榮璆鑄十二鍾。協月竽以和五音。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控楬。

上溪江切。下群結切。祝也。

以道其和。命曰咸池。

唐堯色尚白。薦玉以白繒。命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麋鞞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而天下大和。

虞舜陟帝位。輯五瑞。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謂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

五倫書卷八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夏。禹以建寅為正月。色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
以黑為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
作樂曰大夏。命臯陶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以五音聽治。

商湯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
相汙。易民視聽。色尚白。其社用石。葬樹松。牲
用白。以白為徽號。朝燕服尋冠而縞衣。十二
寸為尺。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九招。六列。以

見其善

周武王既克殷。柴于上帝。祈於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於牧室。以王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色尚赤。其社用栗。葬樹柏。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尺。其樂大武。

成王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因六年五服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

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為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周公作樂曰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國，以諧萬人。

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漢高祖以十月為歲首。色尚赤。命叔孫通起朝

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一人敢讎。謹失禮者。○時叔孫通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享之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來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武帝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

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時河間獻王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帝下大樂官存肄之。

光武以歲首正月為大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賜百官宴享。大作樂。○建武十三年。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

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鄉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

章帝元和三年詔博士曹褒著定漢禮班固
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昔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乃拜褒為侍中授以叔孫通漢
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
條正使可施行○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
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
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
北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

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三國魏文帝脩洛陽宮。朝會禮皆從漢舊儀。初曹操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夔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而好古存正。於是始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轅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

晉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考夏后殷周之典采秦漢以來舊儀雜用之至於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又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既成遂頒下太常

唐太宗即位命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

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帝又以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自黃鍾一均。變極七音。餘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皆響徹。人咸服其妙。祖

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玄宗命李銳與諸學士刊定五禮。銳薨。蕭嵩繼之。及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

五代晉高祖詔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
及樂章。太常卿崔枕與御史中丞竇貞固等
草定之。其年冬至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
在北。登訶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襠。白布大口
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
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
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
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

王佑書考八
一
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
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鈔一。歌。簫。笳。各二人。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
同。舉食文舞。舞昭德之曲。武舞。舞成功之曲。
禮畢。帝大悅。賜枕金帛。

宋太祖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制。欲振起故
弊。建隆二年四月。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所
撰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
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儼。詳閱定為十五卷。以

聞詔頒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以
竇儼無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
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
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
之。義。乾德二年。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惡不合
中和。乃詔太常寺和峴改之。峴以王朴律準
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
焉。

神宗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禮局。以樞密

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三年帝將有事明堂。大臣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音樂。詔詣太常定雅樂。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

亂離而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于明堂。
元世祖至元六年。詔初起朝儀。太保劉秉忠等
奉旨徵儒生周鐸等十餘人。及國子祭酒許
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
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復奏曰。無樂
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樂師鄭忠。依律運譜。被
諸樂歌。六月而成。音聲克諧。七年。請帝觀禮。
樂于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遺失。至中統間。太
常少卿王鏞。新製雅樂。始成。上之。帝名曰大

成樂

國朝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

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制曰。可。○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

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詭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

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重祀

虞舜受堯命攝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既即位。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周成王用周公為相。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天下名山。

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山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祠有禁。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禮時祠如故。○或言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靈星謂天田星。乃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春二月及臘祠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

以祠

文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武帝建元元年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

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

宣帝神爵元年三月。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朕甚懼焉。朕今親飭躬齋戒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後制詔太常。夫江海

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光武建武元年。即位于鄴。為壇營于鄴之陽。祭告天地六宗。○二年。立大社大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

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群祀宜享祀者。二月。東巡狩。將至泰山。遣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及至泰山。脩光武山南壇。兆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

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帝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
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衆議紛互。遂不時
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
貶食忘安。於是二月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
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
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
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
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

處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一人。主知灑掃。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

稷以后土配。又詔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懽。

太宗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帝升壇。皇太子從。奠于時累日陰雪。是旦猶雲霧晦冥。及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朗。文物昭暎。禮畢。禮官讀謝天瑞文。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遣褚無量。宋璟。蘇頲。致祭于帝堯。帝舜。夏禹之祠。各令當州刺史。上佐為亞獻。終獻。十二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

在祀神之所。歆惟敬。絜誠而齋。精意以享。則可臻介福。致休祥。深慮有司未副厥旨。所緣宗廟社稷岳瀆等祭。宜令禮官博士斟酌。務加虔肅。合於典禮。即詳定以聞。○八年三月。勅頃歲未登。水旱不節。今春事方起。農桑是憂。祈於上帝。福茲下土。式展郊禋之禮。以申誠請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攝侍中祠南郊。太常長官分祭華岳温湯。○十八年正月。丁巳。親迎氣於東郊。禮畢。詔凡海內五嶽四

瀆及諸鎮名山大川及靈跡各令郡縣逐處設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天下名山大川及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以禮致祭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七月丙子帝謂侍臣曰朕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近代已來急於戎事祭祀之禮幾如墜地且牲牢之具簠簋之數蓋主誠信誠信不至神何享焉今後宜令

有司各舉其職務在豐潔

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詔明堂大饗唯祇奉天地宗廟率遵典禮自餘乘輿服御諸物令三司裁度務從簡儉不須雅飾○帝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燔玉無乃闕禮朕奉事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惜哉其令有司議如典禮勅內府尋閱美玉適回紇貢玉璞數十剖之皆美制為琮璧九器各二祭玉之備始復於此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帝謂中書省臣曰。五岳四瀆祠事。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代朕祠之。

英宗即位。太常禮儀院進享太廟儀。詔曰。朕祇厥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用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車駕至自上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雜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躬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順帝至正十五年十月丁巳。帝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行之。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國朝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

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

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二十一年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叅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顏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

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
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五倫書卷之八